

几年前出差去南非约翰内斯堡，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索韦托，这是非洲出名的最大的黑人贫民区，也是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后的首任总统曼德拉的故居所在地。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：假如你爱一个人，就让他去索韦托吧，那里是冒险者的天堂；假如你恨一个人，也让他去索韦托吧，那里是守法者的地狱。于是对这一块地方充满好奇，又有点心怯，因为许多人都说那地方治安很糟糕。正在踌躇之际，一位黑人兄弟蓝博风尘仆仆从阿姆斯特丹赶来，他从小在索韦托长大，现在是音乐制作人，曾参与原创音乐剧《狮子王》的制作，他自告奋勇带我们去索韦托。

那天上午这位黑人兄弟穿得十分光鲜，一身锃亮的茄克休闲装，左手戴一只很酷的手表，右手戴一副银手镯，更夸张的是他与助手各开一辆奔驰和宝马敞篷车，还带了两名高大彪悍的保镖，我知道他是想安我们心。车行半个多小时便进入索韦托区域，远远就看见一片片一排排黑人住宅区，都是低矮而密匝的建筑群落，不少是铁皮遮顶的简易房。据说即使这里也有贫民区和富人区，果然，车再往里开，房屋显得越来越正规，甚至还有一幢幢带车库的类似小别墅式的建筑。当然，总体的居住环境和居住业态都不尽如人意。沿街未经修葺，一溜小铺小摊摆出各种纪念品。南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最高时达到40%，也许这些小铺小摊能聊补失业的饥渴。

索韦托看起来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危险，沿路我们看到有白人老年夫妇在河边休息，有黑人小孩跟在我们车后奔跑，似

乎一派平和宜人的氛围。这使我们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。我们找了一家看上去蛮有情调的小饭馆坐下来用午餐。恰恰这家饭馆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来用过的餐。这是家自助餐馆，我们端着盘子挑了菜肴，在室外露天遮阳伞下慢慢品尝，听蓝博讲他孩提时在这里生活的故事。

饭后我们去了维拉卡斯街上的曼德拉故居，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。曼德拉入狱前和出狱后一段时间都居住在此，现在这里成了曼德拉家庭博物馆。进门是一个小客厅，墙上挂满曼德拉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，里面是曼德拉一间会客厅与卧室。所谓的会客厅很局促，不过会客厅的窗户对着院子，所以这间屋显得私密性强一些，相对安全一些。卧室的床上铺着毛皮，床很小，很难想象曼德拉这么一米八十好几的汉子能舒坦地睡在上面。但想到他27年蜷缩在4.5平方米的牢房内，这样的床榻也就是天堂了。床边柜是中国式的木雕柜子，里面可存放衣物，衣柜上放置着他与他太太的皮鞋和皮靴。屋里还存放着曼德拉与家人的照片，还有各种

陈圣来

查济雨色（水彩画）

吴智明



读刘禹锡《陋室铭》

——名著浅读

躲 斋

子宾客颇以此自得，并与孔明南阳草庐、子云（杨雄）西蜀玄亭相比，而曰“何陋之有？”

虽然，刘曾撰《竹枝词》，于民间山歌俚曲似乎并不轻视，然竟不屑于与白丁交往，可见毕竟是士大夫。然如与孟浩然相较，这位前辈实高出一筹。孟有诗《过故人庄》，谓其乐与农人“把酒话桑麻”。揆之今日，孟当然并非“到民间去”，但如果诗人仅囿于“鸿儒”之交，自必远离民众，那就不可取了。



证书，各种往来信件，以及一些赠送给曼德拉的纪念品。总共就这三间小屋外加一个小小的卫生间，简陋且逼仄。当年关押了27年的黑人斗士回到了此地，于是这里一时成为南非的中心，南非的圣地。

给我们介绍的52岁的黑人解说员，他是曼德拉的崇拜者，他神秘地告诉我们，曼德拉是天生的为非洲而生为非洲而活的伟人，他的右手

前嫌，化敌为友。当他走出监狱大门，走向索韦托故居之时，他已悟透：“当我走出囚室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。”他释然，他坦荡，于是，他会在1994年当选南非总统时，竟邀

请当年虐待他的三名狱警参加他的就职典礼，而且不无真诚地说：“我年轻时脾气暴躁，在狱中正是在他们三位的帮助下，我才学会了控制情绪……”这就是这位伟人过人的伟大之处。他蓝天般宽阔的胸襟，他的举重若轻，他的轻轻放下，令我震撼，令我灵魂受到洗礼。

在他故居墙上镌刻着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只有回到了这里，才意识到真正离开了监狱。”这句平实的话语充满深邃的哲理。他的

这本序跋集，取名《头和尾》，也是逗读者一笑。头，是书之序，尾，是书之跋。头尾合集，有头有尾，像是一道菜的名字。中国人说有头有尾，是一个褒义词，指做事有始有终。我这里的头尾合集，其实是

2002年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赵丽宏序跋集》，将我在此前将近二十年中撰写的一百三十余篇序跋尽收其中。此后十年，我又陆续写了不少序跋文字，汇集一册，竟又有了一百三十余篇。其中有为自己的诗文新著写的序跋，有为自己主编或他人编辑的文集写的序跋，也有为一些文坛同行和朋友的著作、画册等撰写的序文。为自己的书写序跋，是一件自由随意的事情，出一本新书，谈谈甘苦得失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没有定规。为他人作序，就不那么轻松。这些年，婉拒了很多求序者，但还是答应了不少无法拒绝的朋友或熟人，有些求

序者我并不认识，但他们的请求，让我不得不忍拒绝。既答应，便不能敷衍，要读书稿，而书稿未必都能让你悦目赏心。怎么写？有好说好，那自然不错。对那些境界不高的文字，则颇让人伤神，将批评直白写在序文中，那一定令作者失望，但也不能指鹿为马，无端拔高。只能说一些鼓励的话，然后再编织枝蔓，谈谈自己对为文之道的看法。即使批评，也只能委婉曲折，能让当事者感知便可。这实在是在艰难而无奈的事情。十一年前编序跋集时，我曾以《作序的欣悦和无奈》为题作序，这次编序跋二集，重读当年的序文，发现当年已将作序的种种心态谈得很透彻，所以不再作新序。

编完这册序跋集，我心里产生的念头是：以后应该尽量少作序，尤其是勉强之序。这类书，在我一定是最后一本。这篇跋，是一个尾声。

《头和尾》跋



一个小说作者和一本杂志之间也是有缘分存在的，这类似于两个人之间的神秘相通。现在想来，我和《上海文学》之间就是这样的。

那是2009年的时候，我刚开始写小说不久，一共也没发表出两篇小说。当时我刚刚写好了一个短篇小说《鱼吻》，因为一个杂志编辑都不认识只能往邮箱里乱投稿，这个小说碰巧投给了当时《上海文学》的编辑张重光老师。一个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作者发稿子是很费事的，投出去经常就杳无音讯了。我投出去后也没抱太大希望能得到回音。可是没想到，大约两个月之后张重光老师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《鱼吻》那篇小说他很喜欢，并说我如果是八零后的话，他打算把这小说推荐到《上海文学》中环杯短篇小说大赛中去参赛。我听了很高兴，但也没抱太大希望会得奖。没想到在2009年年底的时候我得到《上海文学》的通知，说我那篇《鱼吻》获了二等奖。

虽然写作至今也没得过几个奖，但这个奖是我开始写作后获的第一个奖，所以意义不凡。当时，对一个刚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。我在兴奋之余才知道，在评奖开始时张重光老师就退休了，后来修改我这篇小说的是《上海文学》的年轻编辑冉跃辉。他当时刚去《上海文学》工作，后来他一直是我的责编。因为他自己也写小说，我便经常与他交流些写作上的问题和困惑，受益很大，这几年时间里他给了我很多启发，也给了我很多信心。

2009年至今，四年已经过去了，回头想想，从《上海文学》这里真的得到了很多。除了文学上的鼓励还有一份人间的温暖。有时候去了上海便去他们办公室小坐，和责编聊聊小说，有时候金宇澄老师也在，便也向他讨教几句，感觉他为人随和却目光如炬，似乎几眼就把人看底了。原来只以为他是个好编辑，后来看了他的《繁花》才知道，原来他的小说写得这么好。我至今怀念他们那洋房里的办公室，巨大的吊灯，盘旋而上的楼梯，华丽的彩色玻璃，还有那高大房屋里的壁炉，象征着独特的海派文化，以及爬了一墙的苍翠爬山虎。这裡被王蒙老师称为是海派文学的主办基地。王安忆的《小城之恋》、阿城的《棋王》、韩少功的《归去来》、马原的《冈底斯的诱惑》都是发表在这里的。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来说，写作能从《上海文学》起步是一种荣幸。

几年时间里《上海文学》对我还是一贯地扶持与鼓励，从2009年《鱼吻》之后，我又陆续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了小说《破口渡》、《月煞》。每次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小说后都会陆陆续续听到有人和我谈，刚在《上海文学》上看到你那个小说了，感觉不错啊。选刊也关注着我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的小说，想来这还是因为《上海文学》这么多年里的文学口碑以及拥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，我发表的小说才会受到关注和喜欢。

有这样一份杂志在你身后，就好像一个亲人在默默注视着你，让你温暖而无所畏惧。

一旦拿起笔（打开电脑），就万《上海文学》之缘事和谐，浑身舒畅，明请看本栏。



食物理当新鲜，以策卫生。从卫生角度来讲，这“新鲜”是对“变质”而言的。新鲜食品多数口味亦佳，中国是追求美食的国度，为求美味，自然不会忽略了食材的新鲜。这恰恰暗合了卫生的要求，一举两得自是好事。不过，国人求食材之新鲜，有时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。活吃猴脑、烙铁驴肉，应属属极个别之现象。牛羊猪头过大，自家宰杀不便，而鸡鸭鱼虾体积较小，处置相对方便，国人便多喜“现杀现吃”了。甚至据说某地，有一小饭店，生意清淡。一日店主忽出奇招，在门口立一招牌上书“活杀青菜”4字，以广招徕。原来其店屋后有一畦菜地，种些青菜，顾客至，可先去选菜，随即刳了起来，洗净下锅。恐也未必味美多少，但从此门庭若市云云。

杀鸡剖鱼甚是费时、费事，人们本可购些已经宰杀、洗净之成品，方便烹调。但国人仍沿袭旧例，要吃活鸡、鲜鱼。好在商贩为争取顾客，多愿为代劳。于是菜场内，鸡啼鱼跃，鸡毛鸭粪遍地，污水脏水横流。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也只好请市场管理人员多多督促商贩做好清洁工作一法了。至于现场宰杀之血腥、空气中弥漫之腥臭，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

10年之前，一场名为“萨斯”的瘟疫袭来，人们惊恐之余，注意到野味、禽鸟

何必都要「活杀」

杨秉辉

或与之有关。于是禁了活禽交易。不过“萨斯”一过，又复了原样。其后又曾有“H1N1”禽流感发生，某地杀鸡十万，终于渡过难关。不意今年又起“H7N9”，江浙沪一带地方政府只得宣布暂停活禽交易。不过已伤人命十余条，虽说并非皆是因买卖、宰杀活禽而起，但终是有些病例与之有关，岂不令人痛惜。

城市禁养鸡鸭，可是菜场却是死角，而且此种交易还常常扩散至街头巷尾。当街宰杀之不雅且不去说，环境污染，疾病流行，不能不为现代城市管理者重视。而且并不只是活鸡鲜鱼，豆类皆连荚入市：竹笋俱带壳出售，不但带来了许多烹饪的麻烦，也增加许多城市垃圾。所为的也只是一个“鲜”字。其实如今科技进步，这点保鲜技术，欲解决凉也不是难事，只是总以人们不必过多计较才好。

当然，拜托烹调方面的专家，把那些冰鸡、冻鱼也做得鲜美可口，便两全其美了。或者也可从经过检疫、消毒的屠宰场中，将部分刚刚“活杀”的鸡鸭鱼肉，不经冷冻，“快递”出来，直接送入“吃户”手中，以满足这部分食客的需要，当然需要多破费一点。此举尚可发达快递业、增加就业机会，拉动“内需”，亦应属两全其美之法。

目前只是“暂禁”活禽交易，但愿就此禁了。

乙酉1945年生于河北定县属鸡的陈文禄先生，雅号醉笔老学，书法之“玩者”也。己丑1949年文禄随父母南下，定居于春申。文禄幼承家学，又蒙岳丈书法名家张成之熏陶，学书不辍，尤工行草。九年前，幸为香港金石书画大家《石鼓文通考》作者易越石收为关门弟子后，奋发蹈励，书艺精进。近年来，其书法作品每为国内外人士收赏。

据我所知，文禄之书今日之“小有成就”，除自身之冷月枯灯、勤苦苦练外，尤与一鲜为人知之佚事有关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文禄就读于成都中学（今储能中学）高中，课余为黄浦区少体校乒乓队主力，观摩过第26届世乒赛在沪之多场竞赛，又幸在曹馥琴老师（乒坛名将丁松之启蒙教练）悉心指导下，挥汗运腕苦练寒暑，终于练就“手握直拍，左推右抽，发球抢攻，伺机两面起板”之技艺，常能声东击西，出奇制胜，多次获奖，颇为馥琴老师之器重与鼓励。

习书有成的文禄后来悟到：“打乒乓妙在手腕运动之韧活，书法之挥毫洒落亦然。”人书俱老，今观中气十足、长发飘飘、双眸炯炯、年将古稀的文禄所作之书，笔力凝敛，气势纵横，淋漓疏狂，雄奇壮观。文禄之书乃至整张四尺、六尺一个大字之成功，均与其于“乒乓时期”练就之运腕功底密不可分，信然。

又：世界乒乓名将庄则栋与张燮林运腕自如、字若其人的优美书法，深受中外友人之喜爱，亦为“乒乓与书法有缘”之明证也。正是：书艺缘结银球，自如运腕劲柔。殊难料少时乒乓炼得之功底。



醉笔书法与乒乓

宋连序